



# 念琅舅

杜泰生

我記得住台中西區時代路時，在一個滂沱大雨的早上，我跟琅舅到靠街的牆外空地菜園，採摘自種的空心菜，琅舅一個不小心，一腳踏進水溝，小腿劃了條長而深的傷口，我倆同時大叫，我趕緊扶著她進屋求救，她一點不緊張，只是說：「還好不是泰娃子受傷…」琅舅，妳平時滿膽小的，為何那天如此堅強？



民國 31 年 11 月間，我初識離家投靠姆媽的琅舅，那時我不到兩歲，記不得當時琅舅十五歲的模樣，但我相信一定出落得十分清新、乖巧、懂事。

當時正是對日抗戰，姆媽身為長女，跟外公、外婆一樣深知，在日本人的侵凌下，留在家鄉岳陽絕非上策，因大舅（姆媽大弟排行老二）身有缺陷，行走不便，中郎舅還小，么妹只有兩歲，都不適合離家，於是，將排行老三的琅舅裝扮成男孩，託交鄉親同宗的永宏表哥（我們兄弟則叫他為宏舅），將外公跟另一親戚余萬進一同帶到湖南衡山姆媽處。

在這裡，我想有必要說明一點，為何琅舅明明是姆媽的妹妹，為何不叫「琅姨」而叫「琅舅」呢？後來我才知，岳陽人的習慣是將女性男性化，姨要叫舅、姑要叫叔…，所以姆媽叫梅姑為梅叔，我們兄弟通通叫她兄弟妹妹為「舅」。其實怎麼叫都無所謂，相互間的親情關係才是重點。

聽姆媽跟王副官的敘述，琅舅跟姆媽住了一陣子後，衡山蓋的房子落成，大夥就搬到新居，至 32 年 3 月，琅舅進了 74 軍主辦，山東省主席王耀武策劃的「子弟小學」，當時姆媽很不放心讓琅舅獨自前往，決定由王小伙副官護送至廣西。

姆媽跟琅舅都說，她們的父親，我的外公是老實的讀書人，膽子小，不願住在衡山鎮上，對不時飛來的日本飛機感到恐懼不安，所以住進離衡山三十里鄉下一處叫下柳寺的廟中。他內心憂戚，日日擔心局勢，如此心裡長期的折騰，居然勞心成疾，在 32 年八月病逝於下柳寺。當時陪伴在旁得就是王副官，他不知那來的精力跟想法，獨自將外公的一切後事辦妥，包掛淨身、入殮、造墳、祭祀等等。一切弄搞妥半個月之後，方才走到衡山電告當時當團長的父親、住在衡山的姆媽跟在廣西念書的琅舅。

父親知岳父過世，一方面電慰姆媽，一方面派了四個衛侍及近一個班的人員下鄉料理後事。當然，負責的王副官早已將外公後事辦理完畢，這些兄弟等於只趕來「追悼」。



等姆媽趕到下柳寺，王副官又急急把琅舅由子弟小學接回。就這樣，兩姊妹在哀傷的情況下，送走了親愛的爹爹。

我聽了王副官描述他如何獨自一個人處理外公後事，問他為何竟然等到半個月之後，才通知父親跟姆媽、琅舅呢？

他說他也不知道為何會這麼做，也許他下意識覺得這樣做，是他應該做的最佳方式吧！

32年10月，外婆既心思外公，又見岳陽局勢已很危急，就想盡辦法與女婿聯絡上，就在岳陽淪陷不久，父親請託宏舅帶著外婆、中舅和國葳舅（姆媽么妹）於12離開岳陽，到了衡山與姆媽姊妹相聚。可憐她們都再也看不到最親的爹爹了！

外婆等雖然免於成為日本鬼子占領後的「良民」，但像所有善良的中國人一樣，因日本軍的侵凌，受盡精神與身體不同的折磨與傷害。外婆、姆媽與我和岳生、琅舅、中舅、和葳舅在王副官的照料下，開始了近兩年的逃難生涯。在這段顛坡流離的逃難生涯中，聽王副官說，大致是這樣的：姆媽帶還在吃奶的岳生、外婆帶愛哭的葳舅、琅舅帶我，王副官則負責所有事務的安排與進行。



中坐老者為姥姥，男童為中舅。最右立者為琅舅，立右二，三，四分為外公、姆媽、外婆，前排左立者為志郎舅

說到這裡，我必須要說說深藏在心海的三件事：一是在那段逃難的日子，我記憶雖然模糊，但由姆媽和王副官的斷斷續續的敘述裡，我們雖然遭遇到很多困難跟危險，但都化險為夷。但無可否認的這也是我跟外婆唯一的一段相處的歲月，她有大家閨秀的氣質，更有高度的藝術才華，姆媽說外婆手巧，揮筆成畫、精於刺繡與剪窗畫…。所以說在我心目中，外婆是我的偶像，雖然我跟她只一起過過短短兩年逃難的日子，但就像一起生活很久一樣，我特別愛敬她。第二件事是我從那時開始，可以說就跟琅舅生活在一起，逃難躲日軍、一路南下逃難躲共產黨、台中的安居歲月…直到琅舅結婚。我由矇懂的孩子，漸漸成長，每次有機會見到她，真的格外親切高興。老實說，我這一生最愛的是姆媽，然後是外婆跟琅舅，這三個慈祥、善良、可欽的婦人都離開了，現在執筆時，都讓我潸然淚下。第三件事：我一直到現在還是痛恨日本，所以我不看日本電影，從不想到日本遊覽，我真奇怪為何有人如此媚日…日本殺害多少中國人，竟然還有人說沒有南京大屠殺，慰安婦是自願的…啊！可悲、可恨的這群人！

我記得住台中西區時代路時，在一個滂沱大雨的早上，我跟琅舅到靠街的牆外空地菜園，採摘自種的空心菜，琅舅一個不小心，一腳踏進水溝，小腿劃了條長而深的傷口，我倆同時大叫，我趕緊扶著她進屋求救，她一點不緊張，只是說：「還好不是泰娃子受傷…」琅舅，妳平時滿膽小的，為何那天如此堅強？

記得瑯舅結婚後，懷著忻欣的時候，住在台北蒲成街師大教職員工宿舍，也不知甚麼原因，我在暑假到台北玩了幾天，她挺著大肚子帶我坐木頭板凳的公車到台大產檢，對我說了一些懷孕時的趣事，讓當時剛上初中的我，也感受到即將身為母親的琅舅充滿著無限喜悅與驕傲。琅舅，那時我想，妳一定是個好妻子、好母親。果然，幾位表弟妹的出世成長，一一驗證了我的想法。



2004年5月9日 與琅舅及謝叔 留影於怡奕家

我記得我曾到長榮中學去看琅舅跟「謝叔」。在這裡我要說明一下，我們兄弟一直都沒叫琅舅的先生為「姨爹」而喊為「謝叔」，說起來原因很簡單，就是謝叔經父親帶回家介紹我們認識時，就要我們喊他為謝叔。而這位字跡端正，對我們兄弟，他是一個極為慈祥、有愛心，與我們這些蘿莆小孩相處融洽。所以我們都很喜歡這位「叔叔」。他跟琅舅成為夫妻後，我們都「沒法」改口，而他本人也不在意，就這樣他一直被我們較為謝叔。在長榮中學的那幾天，我看到另一面的琅舅，她不但要帶兩個女兒（忻欣跟怡奕），還要幫幾位學生洗衣煮飯，以彌補家用。但她毫不為苦，邊做家事邊跟我聊天…。高二下要升高三那年暑假，我因深覺台中市二中我讀的班級班風很差，心想自己一定考不上大學，就異想天開，想轉學到長榮。謝叔詳細分析告知我，不要衝動在升高三時貿然轉學。琅舅倒滿喜歡我能轉來 好嘗嘗她做的飯菜…。雖然最後沒轉學過去，但我對琅舅的情感更深一層，感覺她愛我如子，讓我銘記在心。

五十五年我們舉家搬到北部新店，再搬到永和至今。後來謝叔轉任鳳山陸軍官校任教，工作安定，有了自己的房子，也多了兒子融榮跟么女遠元。六十年我與秀英結婚，蜜月的第一站就是鳳山，那時忻欣應該就是琅舅投奔姆媽時大小，模樣與她媽媽神似。忻欣小時曾到台中我家讀幼稚園，受到大家的歡迎。我特別喜歡這位人見人愛的小表妹，難道是對琅舅的一種「移愛」？

慢慢地我們都大了，結婚了，也都有了自己的兒女。當然，姆媽跟琅舅也老了，原先琅舅是住在北投忻欣家，後來忻欣移居加拿大，琅舅跟謝叔就與遠元同住。這段時間，琅舅不時由表弟妹們陪同，來到永和跟姆媽會面，每次姐妹倆都是熱烈互擁，充分表現出濃濃的姊妹情。當琅舅跟姆媽相見的那剎那，她都滿眼淚水，激動異常。姆媽都會說：「傻妹子，哭甚麼？妳看我都不哭！」讓琅舅又是笑又是哭，兩姊妹更是擁抱在一起了。

後來因為謝叔有痛風的毛病，冬天不適居在濕冷的北部，因而搬到台南的怡奕家。但是只要琅舅想到大姊，孝順的女兒就會帶著她北上，專程和她最愛的大姊見面敘舊，兩姊妹聊天的範圍不出：兒時的生活片段、姆媽訂婚、結婚時的趣事、大夥逃難的經過、來台後跟雅爹胖婆的往事等等。聊天過程中，王副官除兩姊妹兒時情況不了解外，其他的種種都瞭若指掌，記憶特好的他，談及過去的點點滴滴，莫不眉飛色舞、口沫橫飛，他說得激動，我們也聽得有味，

民國三十八年（左）姆媽、（右）琅舅、（中）泰生





(左) 琅舅 (右) 姆媽  
姊妹情深

琅舅幾乎每聽必哭，姆媽總是說妹妹：「妳哭某子（岳陽土話），妳看我都不哭！」然後兩姊妹摟在一起又是笑又是流淚，我們看得也五味雜陳、生動感人。我知道這是兩姊妹感情的真實流露，讓我從內心裡無限的親情溫暖。

因為我愛姆媽，琅舅是姆媽的好妹妹，所以我特愛琅舅。更重要的原因，我被琅舅那份對丈夫、對子女、對家的愛的付出感動。我知道琅舅不嫌棄當時經濟情況很不好的「窮教員」，毅然下嫁謝叔，是真心愛上這個人，長榮中學的那段日子，怕是一段難以熬過的歲月，但她不吭一聲苦。民國四十幾年時，我不過是十多歲的中學生，但我都默默地看在眼裡，心裡明白，琅舅是個平凡中不平凡的女性。

去年上半年，接到忻欣們的電話，聽到琅舅身體不好，而且需要洗腎，且有時神智不清的時候，我迫不及待地趕往台南。當我緊握她你的手，看到琅舅似知似不知的樣子，心裡真的很是難過，但我絕不讓淚水流出，唯有默禱琅舅能快快好起來。

去年（民國 106）10 月 2 日，琅舅還是拋下子女們，離開了所有認識的親朋好友，到了另一個世界。琅舅的過世，我當然很不捨，但想到琅舅會跟摯愛的夫君相會，也會見到她熱愛的琳姐、姐夫、外公、外婆等，她會安心滿足的。

但想到琅舅您已經跟姆媽互擁在一起，開懷地又笑又哭的樣子，心中也安然釋懷了！

編輯小語：回憶過往歷歷在目，不禁感嘆，時針走著走成了歲月，人走著走著就沒了。